



人们体恤我了,就是认可了清洁工的职业和我的付出,那汗水没

有白流

# 我给城市美美容

□ 成 丽



在咸宁市咸安区的街头,总能看到这样的身影,她们拿着扫把、提着簸箕、推着垃圾车,从街头扫到街尾,又从街尾扫到街头。无论烈日当空还是狂风暴雨,她们总是默默坚守在平凡的环卫岗位上。徐素芬就是其中的一员,从21岁到今年42岁,在永安环卫所整整干了21年。

一个并不让人看好的职业,为何让徐素芬这个聪颖能干的女子,从青春妙龄干至人到中年?

## 认准了,就去做

刚进环卫所时,有好心人劝她:你这么年轻漂亮,怎么去当环卫工?每天扫大街,又脏又累不说,工资待遇又不高,还让人瞧不起,以你的条件完全可以找份更好的工作。徐素芬并不这样认为,她说工作没有贵贱之分,如果非要分贵贱,那就是人的思想有贵贱。只要是靠自己劳动的双手自食其力,都应该受到尊重。环卫工作也得有人做,大家都不扫街,街上还能行走吗?徐素芬不在乎旁人怎么说,只要自己认定的,就坚持下去。

“铃铃铃”,床头的闹钟准时在凌晨4:30响起。一年四季,寒来暑往,徐素芬必须在这个时间起床,15分钟洗漱,然后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自己的岗位。5点,当人们还在睡梦中,她抡起扫帚“唰、唰、唰”,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街头、巷尾、死角,一次次将大扫帚扬起,着地,低头、弯腰,一次次捡、拉、拖、倒,都要用心。要赶在人们上班、上学前,街道干净整洁,她才松了一口气。

20年前,人们的卫生意识很差,城市卫生也没得到全民的重视,乱扔垃圾的现象随处可见。从各家各户的瓜皮果屑到残羹剩饭,从边走边吃边扔垃圾到小孩子随地大小便,无论是蚊蝇飞舞、臭气熏天的盛夏,还是冰天雪地的寒冬,她一直是地面洁净的坚定守护者。怀孕时,闻到异味就想吐,为了不影响到工作,她把柑橘皮塞进口罩,让鼻子闻到的是柑橘的清香。身怀六甲,她没找领导照顾换岗位,直到孩子预产期前几天,肚子隐隐作痛才放下扫把。胃痛时,她一手顶住肚角,另一只手艰难地扫,街面的商户见她痛得满头大汗,给她倒杯热水,她感动得热泪直流。她说,人们体恤我了,就是认可了我的职业和我的付出,我的汗水没有白流。

这个性格刚强的女子,工作上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。2007年,为迎接省级卫生城市的检查,她主动请缨去特别难扫的地段,每天平均工作近15个小时,每天清除垃圾3吨以上,受到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。

她负责的路段经营户多,人流多,垃圾量大,商户的素质参差不齐。随意倾倒现象严重,清扫任务相当繁重。她挨家挨户去做工作,有的商户反唇相讥:我们都不往地上丢垃圾了,还要你们干什么?她耐心地请大家换位思考,要理解、支持环卫工作,把垃圾送到指定的地点

是利人利己的事。通过她耐心劝说,很多居民和商户从思想上认识到了错误,素质提高了,全民支持、参与了,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也相应减轻了。

2008年冬,一场罕见的大雪铺天盖地。全国铁路交通瘫痪。城区的积雪高达一尺厚。为了让人、车安全通行,铲除障碍,感冒的她和男同事一起投身到铲雪的队伍中。她负责西河桥及新桥路段,因桥面温度比其它路面低,雪一沉地就很快结成了冰,给铲雪带来很大的难度,加上桥面很滑,用力过猛容易滑倒,不用力又很难将冰铲除。她一次次滑倒,又一次次爬起,手被磨出了血,浑身透湿。同事劝她回家,她说,这是我的清扫路段,我要是提前走了,别人会怎么看。

多年来,她总结出了一套非常实用的工作经验:重点路段勤打扫,高峰时段提前扫,人多之处见空扫,垃圾多时突击扫,饮食摊旁轻轻扫,灰尘多时压着扫。

同事说,她多次被市、区评为“先进工作者”,是她踏踏实实扫出来的,是多年执着坚持的结果。

这样的女子,其人生观与婚姻观也与众不同,认准的事情就去做。她冲破世俗的婚姻更是让人肃然起敬。她和爱人自由恋爱。爱人自幼得小儿麻痹症双下肢瘫痪,行动只能靠轮椅。但他自强不息、乐观上进,没上一天学,却自学成才。才20岁就因工作出色被咸宁市民利雨具厂任命为车间主任。在恋爱时,他不顾家人和亲友反对,耐心做父母的思想工作,顶住世俗的压力,毅然和爱人走到了一起。20年来,且不说她相夫教子,孝敬公婆,承担所有

家务,单是背爱人上下楼,对他不离不弃,相敬如宾,一直让邻里佩服。

## 我的地盘,我负责

2010年,徐素芬被职工推举为“清扫队长”。从清扫工到管理清扫工,她深感责任重大,对领导的器重和同事的信任格外珍惜。

辖区路段达5公里以上,不仅要保持路面清洁,还要负责果皮箱的清洗及沿街乱贴的“牛皮癣”清除工作。身为队长的徐素芬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,日工作量远远超过了国家劳动定额的规定。通常是晴天一身灰,雨天一身湿。一天下来,腰酸背痛。

一次,她发现咸宁学院对面高坡上有白色塑料袋挂在树枝上,很不雅观。因地势较高,环卫工无法清除。她在午休时,向制作广告的店家借来云梯,再用长钩把塑料袋一点点勾了下来。熟悉她的人开玩笑说:你呀,看见垃圾就想扫,现在不是清扫工还亲自动手,真是得了职业病!

她对环卫工人的酸甜苦辣有着深刻的体会。职工陈细玉小腿被野狗咬伤,她得知后马上骑车将陈细玉送到医院清创、治疗,并垫付医药费。小陈是再婚家庭,爱人常年在外打工,她要上班还一人带3个孩子,很辛苦。腿受伤只能卧床了,徐素芬每天主动上门帮她接送小孩,孩子认生不要她接送,她就自己掏钱买零食,哄孩子上幼儿园,后来孩子和她熟了,每天盼着“徐妈妈”来接送。

我才发现,他已经成为我的亲人了。”

这样的事例有很多。2012年3月的一天,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被亲属抱进了杨晓全的诊疗室。老人骨瘦如柴,膝盖却肿得像是一个膨胀的气球,皮下的淤血布满了整个膝盖。亲属们告诉杨晓全,老人已经不能行走,每天吃不下睡不着,寻访过大大小小的医院,病情却没有好转。经过仔细观察和诊断,杨晓全将此病确认为“鹤膝风”。该病因患者膝关节肿大,而腿部肌肉萎缩,形如鹤膝而得名。“如果从西医的角度说,这个病症相当于骨膜炎,且伴随着积水、肿大和变形。一般的西医疗法就是用大量的抗生素进行消炎,甚至手术。”看着年迈的老人,杨晓全选择了针灸放血疗法。六枚银针进入老人的膝盖四周,黑色的淤血便从肿胀的膝盖处蜿蜒流下。就这样,每天两次针灸放血,一周时间,老人开始双脚着地,慢慢地行走。“我用针灸改善了患者膝部的肌肉环境,从而达到治疗效果。”回忆起那次的救治,杨晓全感到很有成就感。

重庆的夏天酷热难耐,但无论气温

多高,重庆中医骨科医院的康复科诊疗室内从不开空调。他说:“病人大多是中风偏瘫或患有颈椎、风湿类疾病,开空调会让他们的病情加重!”病人们注意到,炎炎夏日里,包括杨晓全在内的医生为患者精心做着治疗,顾不上擦去额头的汗水,针灸、拔火罐、按摩,一个治疗程序做下来,白大褂都能拧出汗水来。

在重庆中医骨科医院康复科的医师团队里,除了杨晓全,还有杨剑、张欢、贺广权、刘婷婷、罗春梅……杨晓全说,康复科能得到社会的认可,离不开这个团队的努力和付出。在这个集体里,每个人都积极发挥自己的特长,用微笑、智慧和汗水消除患者的病痛。

“我们的力量很小,可愿望却很大。我们想以针会友,仗针江湖。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、了解针灸,也让中医针灸为更多的人解除病痛。”杨晓全沉思半晌,轻轻地说:“当然,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这就是杨晓全和他的团队,他们在筑就自己梦想的道路上奔跑。

文/吴陆牧

## 光影

## 舞

### 功夫之诗



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,常年练武的僧人把平时熟练的拳脚变成舞步,用扎实的基本功,把中国功夫完美地呈现在舞台上。

蒋新军摄

### 不知所措



贵州苗寨里的孩子从小就受舞蹈的熏陶。银饰的声音铃铃的,大木鼓的声音咚咚的,小朋友的手脚不自觉就动起来了,可怎么是这个表情呢?

林燕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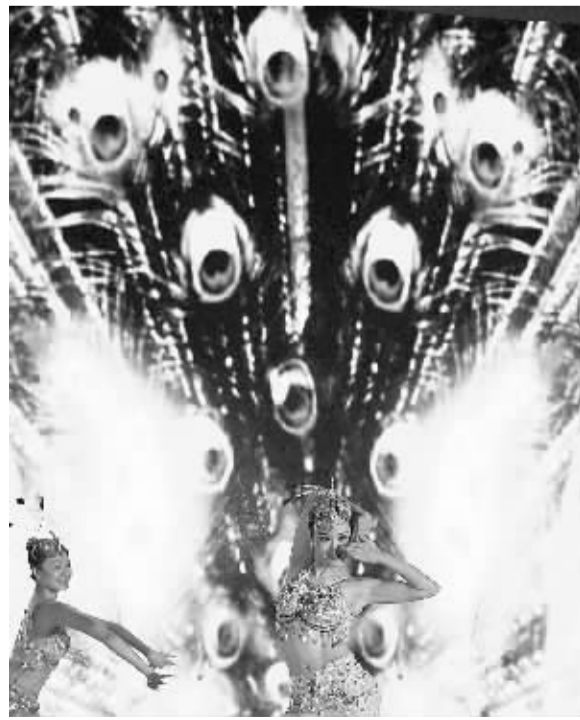
### 脚步灵巧



看到有人在拍照,三个小姑娘居然直奔镜头而来,说:“看我们的!”音乐响起,她们跳起了《小苹果》,嘴里哼着“种下希望就会收获”,脚步和动作虽不算整齐,但十分灵活。

草帽车摄

### 孔雀绽放



北京的舞台上,一只来自云南的“孔雀”正在曼妙地绽放翎羽。

寸心摄



# 仗针江湖

我们的力量很小,可愿望却很大。我们想以针会友,仗针江湖。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、了解针灸,也让中医针灸为更多的人解除病痛。

“别担心,放松、吸气、呼气……”重庆中医骨科医院康复科的诊疗室里,杨晓全一边微笑着与病人对话,一边轻轻地打开一个小盒子,取出了四枚银针。他凝神注视着病人的患处,选穴、着力、捻转、提插,手起针落,四枚银针瞬间刺进了病人的穴位。留针几分钟后,病人原本僵硬的右臂开始有了知觉,不禁连声道谢。

作为重庆中医骨科医院康复科主任,37岁的杨晓全手握银针13载,用仁心仁术筑就着自己悬壶济世的梦想。

杨晓全坚定学医决心,是因为父亲的病逝。那一年,杨晓全15岁。记忆里,父亲总是躺在床上不停咳嗽,家里总是弥漫着浓浓的草药味。那晚,杨晓全跪在父亲灵柩前,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:“今生要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。”

1996年,杨晓全考取了成都中医药

大学针灸推拿学院。为了能找准穴位,他躲在宿舍拿自己做实验,偷偷地在胳膊上扎了20多针,疼得直咧嘴,皮肤上泛起出血的红疹;为了提高臂力和指力,他每天做120个俯卧撑,然后用六根指头做指卧撑,单手抓起6公斤重的坛子;为了稳固下盘,保证推拿时有足够的力度,他每天晚上扎马步30分钟。

毕业那年,杨晓全以重庆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重庆中医骨科医院。尽管工资微薄,杨晓全却格外地拼命。

杨晓全清晰地记得自己的第一例病人。“我喊他老肖,他是个农民,带来了几乎全部的收入,甚至安排了自己的后事。”看到老肖的那一刻,杨晓全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。“我感觉救他就好像在救我父亲。”为了救治这个病人,杨晓全用尽了所学。早上天刚亮,他早早地来到医院,守在病床前,拿着针小心地治疗,并不断安慰病人:“你不能放弃,我也不能,我有信心,请相信我。”每天下班,他都往书店跑,希望可以从中寻找到灵感。慢慢地,半个月时间过去了,病人的身体开始好转。“看着他逐渐在康复,